

五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

七年壬申 八年癸酉

紹聖元年甲戌 二年乙亥 三年丙子

四年丁丑

元符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三年庚辰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公年十九正月七日丁韓國夫人憂按龜山楊公所撰墓誌云夫人姓吳氏括蒼人奉議郎長興府君之女名犯淵聖廟諱公廬毘陵錫山瑩次書釋

氏妙法蓮華經七卷置柳中手植松栢數十萬株  
崇寧元年壬午 二年癸未 三年甲申

公年二十二補國學監生第一方先衛公之入上  
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後公之叔  
弟經補入國子監亦以魁選時人榮之是歲夫人  
張氏來歸夫人鄱陽人秘閣修撰贈少師根之女  
四年乙酉

公年二十三舉進士預貢

五年丙戌

公年二十四八月初八日長子儀之生

大觀元年丁亥

公年二十五十月三十日子宗之生閏六月公以  
父任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遇宗祀大禮奏補假  
將仕郎

二年戊子

公年二十六附試國學貢士復首送屬聞暮親之  
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蓋不的勉試春官以慰  
親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

三年己丑

公年二十七任真州

四年庚寅

公年二十八在真州

政和元年辛卯

公年二十九在真州二月二十六日子集之生

二年壬辰

公年三十中莫儔榜乙科傳臚之日上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與學官差遣授承務郎相州

授教以親庭遠易鎮江

三年癸巳

公年三十一在鎮江按謁告迎奉詩云薄宦便甘  
昔兩載官南徐山川富佳致足以為親娛則知衛  
公自鄧帥得請祠宮就養子舍蓋是年也

四年甲午

公年三十三召赴闕三省審察院徐行國子正十  
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

五年乙未

公年三十三謁告迎衛公子雲川有旨除衛公提  
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道除監察御史兼  
權殿中侍御史嘗因職事進對時衛公亦以是日  
見上上顧公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紳榮事未几以  
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從官入朝以笏  
擊其下凡三事罷言職授尚書北部員外郎

六年丙申

公年三十四磨勘轉承事郎嘗因奏對有理財以  
義等五劄子

七年丁酉

公年三十五充禮部貢院叅詳官

八年戊戌

公年三十六四月再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月出  
朝陵寢未還間除起居郎十二月兼國史編修官  
宣和元年己亥

公年三十七同知貢舉六月京城之西大水渺漫  
如江湖漕運不通畿甸之間悉罹其患無敢言其  
災異者公上章論列降一官監稅再上章論六縣

事再降一官與遠小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  
縣稅按奉迎錄靖康元年春公知密院奉迎道君  
太上皇帝于南京道君曰相公頃為史官緣何事  
去公奏云頃緣論都城外積水以狂妄得罪上荷  
陛下保全道君曰想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  
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偶有所見自古雖無道之國  
水猶不冒其城郭天地之變各以類應為今日兵  
革攻圍之兆道君以為然淵聖皇帝即位之初召  
對淵聖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

今猶能誦憶嘗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按  
忠愍李公若水上公書云宣和初水危京城獨閣  
下抗章敷奏天下雜然稱曰此鳳鳴朝陽之舉也  
方公得罪時故諫議陳公瓘以書賀衛公曰積誨  
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遠莫能也按龜山楊公所  
撰衛公墓誌云子某自左史論事得罪方遠謫公  
公誨之曰進退出處士夫之常汝勉自愛毋以吾  
老為念也是年有留別諸弟等詩道江南入閩境  
遂遊武夷乘小舟泛九曲留山中賦詩幾五十篇

又廣其意而為之賦十二月到任

二年庚子

公年三十八六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接  
梁溪集有迷樓等九賦求仁堂等八記序五贊十  
三箴六銘四和歸去來秋風二辭災論等九論方  
城侯等三傳趨跋七雜著如清議說答賓勞釋疑  
及書事等皆公在沙陽時所作也又有到沙陽至  
崇安朱令送示武夷圖詩三百餘篇是年公叔弟  
補太學舍生季弟綸預鄉選公有詩云吾家世儒

業教子惟一經邇來四十載父子三成名季弟亦  
鄉選來年試春卿之句

三年辛丑

公年三十九磨勘轉宣教郎是年衛公以方臘之  
亂自錫山避地海陵公泛大江歸膝下有與軍執  
等論方寇書江上愁心梅花二賦自分冰嶺過江  
南至自海陵泛江歸梁谿詩百餘篇閏五月衛公  
還錫山感疾不起實二十七日也終中大夫右文  
殿脩撰以公貴累贈太師追封衛國公八月合葬

附錄  
衛公于韓國瑩次

四年壬寅

公年四十

五年癸卯

公年四十一八月服滿按冬至後三日詩序云自  
罹艱棘絕不復作今秋既御祥琴適友人胡繼明  
寄示鍾山酬唱因次韻和之自此漸理筆墨有次  
韻上元宰等數十篇有申隱堂上梁文

六年甲辰

公年四十二除知秀州八月九日子秀之生

七年己巳

公年四十三未赴秀州閏三月除太常少卿按梁  
溪詩集有自己巳春赴太常召如京師等詩六月  
到關是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公上封事又  
有刺血書劄子十二月二十四日淵聖皇帝受內  
禪公上封事十二月二十八日召對二十九日除  
通直郎兵部侍郎再對進禦寇用兵劄子  
孝慈淵聖皇帝靖康元年丙子



附錄  
七年  
公年四十四正月三日門下侍郎吳公敏為行營副使公為參謀官四日面除中大夫尚書右丞是日宰執有奉鑿輿出狩之議公乞對力爭故有是命既又俾留守東京公再求謝上乃許留初五日除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自初五日至初八日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自夜達旦初九日攻酸棗封邱門甚急公登城督戰激勵將士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斬獲虜首級皆耳有金環賊知城守有備乃退師初十日

二虜遣使請和乞遣大臣赴軍門前議所以和上願宰執未有對者公因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公曰所以和者得策即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十一日使人回自軍前道金人之意須犒師金銀絹綵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求尊其國主為伯父乞親王宰相為質及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朝議欲悉從之公力爭以謂尊稱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數當量予之三鎮國家屏蔽又係塞僖祖順宗翼祖陵寢所

附錄  
在子孫柰何與人至于遣質則宰相當往親王不  
當往宰執皆不以為然公自度不能勝衆說因再  
拜求去上慰諭曰卿第出治兵恐金人款我公遂  
退出至城北壁復回則誓書已行矣自是金人益  
肆須索無所忌憚及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  
至上始赫然有用兵意二十七日公與太常李公  
邦彥少宰吳公敏宣撫使种公師道都統制姚公  
平仲宣幹折公彥質同對于福寧殿以二月六日  
二月一日夜姚平仲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

生擒幹尙不雖种宣撫在城中不知也公時以疾  
給假卧行營司夜半上遣中使降親筆曰姚平仲  
已舉事公成大功即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  
之應援公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豫脩斯須之間  
中使三至且取軍令狀以聞公不得已力疾三軍  
將士初一日旦出封邱門勒兵于班荆館天駟監  
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虜騎出沒鏖戰斬  
獲甚衆是夜宿于城外姚平仲者一夕劫寨為虜  
所覺即遁去宰執臺諫皆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行

附錄  
營司兵皆為金人所殲無一存者初三日詔不得  
進兵幹离不遣使請再和遂罷公右丞行營使以  
蔡左丞懋代馬种亦罷宣撫公得止兵詔即振旅  
以八城聞罷命乃退處沐浴室院待罪蔡左丞計  
會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  
傷千餘人外餘並如故朝廷乃知前所聞之非是  
上降親筆慰勞且令吳少宰宣諭將復用之意初  
五日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  
與种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

遣中使召公公固辭不敢行宣召者絡繹而至既  
入對即復尚書右丞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初十日金人退師十四日除知樞密院事封開國  
伯有乞議不可割三鎮劄子

三月道君太上皇帝回鑾御批吳公敏李某等令一  
人來公請行十七日離國門十八日次陳留縣秋  
口遇道君太上皇帝右船公拜謁有奏知接見道君  
太上皇后劄子具言已許居寧德宮之意二十日  
抵南都二十一日道君太上皇帝引對獎諭曰都

附錄  
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公因出劄子乞  
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道君太上皇帝詢虜  
騎攻圍次第及朝廷更改等事公條具以對道君  
太上皇帝感悟內出玉帶金魚袋古象簡以賜二  
十三日朝辭道君太上皇帝袖中出書付公宣諭  
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  
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公先具劄子  
以所得道君太上皇帝聖語奏知上批答有知卿  
奏對忠義炳然之語二十五日還抵闕二十七日

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太上皇帝儀注執  
政議論不同公力爭之言甚激切再對遂有乞治  
伏闕之事者上及宰相皆愕然公乞身待罪上笑  
曰伏闕士庶以億萬計如何治朕所洞知卿不須  
如此公再拜辭出求去章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  
允且降御筆有廼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  
卒衆數十萬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  
不悅者造言何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  
諒卿之不預知等語既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

日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今遽欲捨朕何之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公勉就職

四月有乞用富鄭公守禦策乞益修邊備措置塘灤水櫃等劄子又條具備邊禦敵八事及條具調發防秋之兵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太中大夫得旨撰起防秋兵等三詔及賜夏國興與高麗通金國三書五月十九日除河北河東宣撫使辭免劄子凡八上上節出裴度傳以賜二十三日受命赴宣撫使任六月十四日復五具劄子乞罷又有論宣撫執事四

劄子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賜燕紫宸殿特賜玉束帶牙簡等人賜御筵于瓊林苑且幸東華門臨遣累降親筆有朕之任卿堅如金石應一行事朝廷豈能預定可一切便宜行事及有李某所至如朕親行不得草率以視等諭君臣之相得無加此矣十月初抵河陽望拜陵寢有乞深考祖宗之法劄子進次懷州日肄習車戰候防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之公兩上疏力爭不執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防使至幹當

附錄  
公事都統制等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公乃力上章丐罷會奉使王公雲曹公矇自虜中回有詳以租賦代割地之意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公前後丐罷表劄十餘上許令赴闕

九月初交宣撫職事與折公彥質十八日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公具劄子乞覈實宣撫司現在軍兵財物既而言者果謂公專主議戰喪師廢財自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

軍安置再責寧江按靖康行紀序公十月抵無錫一宿湛峴兩遊惠泉山與昆弟嘯咏間有建昌軍之責即日命駕過虎邱臨劍池月夜步松江長橋與親友為別渡錢塘江經嚴陵灘自三衢入江西歷上饒弋陽遊龜峰寺導金谿抵建昌是十二月也是歲有靖康傳信錄二十卷奉迎錄一卷

今上皇帝建炎元年丁未  
公年四十五按靖康行紀序自建昌復聞有寧江之命即泛舟由臨川如豫章邂逅故人長老懷宗

同進翠巖寺觀洪崖并復遊玉龍萬壽宮觀許旌  
陽手植檜道龍虎山望仙次筠陽上高遊九峰寺  
次宜春遂由萍鄉醴陵以次長沙遊道林嶽麓寺  
觀唐人篇翰時仲春之初也幽懷壯志時發于文  
詞之間則知乘閒志之類是也又按湖海詩序云  
予舊嘉賦詩自靖康謫官以避謗輟不復作則知  
兩年無詩公次長沙聞有淵聖皇帝召命復元官  
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即率湖南義旅以  
進時四月八日也由岳陽登舟沿江順流而東

五月初次繁昌傳元帥府檄方審都城不守二聖播  
遷號慟几絕次太平州覩上登寶位赦書即上書  
論時事次寶應聞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開國侯次金粟園賜燕且  
令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公耘傳旨云嘗遣從事  
郎劉默齋賜御書及復覩觀文殿學士劄子御書  
有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掛諒非不世之才何以  
協濟事功閣下學窮天人忠貫金石以盡復公舊  
官職澤被斯人功垂竹帛乃公素志之語

六月一日對于殿內面辭新命上曰朕知卿忠義智  
畧甚久在靖康間宣力為多時為同列所不容故  
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禍故如此朕嘗欲言于  
淵聖欲使夷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  
眇然一身託予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  
難此志已定卿其勿辭公頓首泣謝初二日再對  
力辭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于國家艱難之  
時自圖安閣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民賴  
卿以安卿其勿辭公因出<sup>十</sup>議以退皆當時急務

度能從乃敢受命有旨付三省施行初五日進漢  
唐三帝紀要錄初六日受告兼充御營使以覃恩  
轉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公既拜命之後竭力為  
上規畫捍禦金寇奉迎鑾輿之策且謂河北河東  
國家之屏蔽雖頗為虜所陷沒然其兵民戴宋之  
心甚堅朝廷不議救援使人力屈而附賊為患非  
細于是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經制河東又請車  
駕一至京師見宗廟安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  
巡幸南陽駐驛示不棄中原而西通關陝可進兵



馬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南道嶺蜀可取貨財北援  
三都兩河與賊爭利天下形勢莫便于此有旨遣  
使經畫又勸上益募兵買馬繕器械修軍政擇將  
帥置帥府要郡經畧天下是時劇賊李昱擾山東  
社用起淮南李孝忠亂襄陽皆遣將討平之其餘  
降者十餘萬才兩月間威令大振無何詔欲巡幸  
東南公極論其不可上乃收還所降詔翌立日再  
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  
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爭于上前然南幸之議

已定而公度不能勝衆求去之意亦決矣

八月五日遷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  
郎公未拜適有沮張所而罷傅亮者公爭之不得  
乃入表劄丐去上曰卿所爭事小何必便為去就  
公曰宰相之職在薦人才方今人才將帥為急恐  
不可謂之小事章凡三上降麻除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時十八日也

告

十月抵鎮江府聞有辛道宗下叛兵自秀州作過迤  
邐由蘇常而來即僱客舟由大江以歸未嘗相遇

時公季弟在無錫與知縣敝漸商議說誘叛兵不  
曾楚掠邑室公是時方到鎮江初不與知言者乃  
謂公遣弟迎賊傾家貲犒設坐此落職鄂州居住  
公在相位才七十有五日既罷之後招撫經制司  
皆廢車駕遂東巡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  
年春擾京東西深入閩輔殘破尤甚凡募兵買馬  
團結訓練車戰水軍之類一切廢罷中原盜賊蜂  
起跨州連邑莫能制禦率如公之所料云是年有  
建炎進退志十卷迂論六卷紹興四年得旨編次

建炎時政記二卷建炎制誥表劄集共四卷

二年戊申

公年四十六在鄂州十月以謫降不許同在一州  
移澧州會有上書訟公之寃者言者復有論列十  
一月責授單州團練副使移萬安軍安置公兩被  
遷責皆次子宗之從行時著論語詳說十卷易傳  
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

三年己酉

公年四十七六月一日長子房下長孫震生按寄

長子詩序云時在雷州解易適至震卦因名之曰震孫詩有游雷名震因觀易之句十一月次常瓊州三日而德音放還任便居住

四年庚戌

公年四十八自嶺表訪家鄱陽未几挈家邵武七月復銀青光祿大夫復以盜作自邵武避地長樂按湖海集序建炎改元之初丐罷機政其冬謫居武昌明年移澧州又明年遷海外未嘗不作詩則知自元年秋有寶劍聯句至四年次韻葉夢授送

家園梅花絕句等六百餘篇是也又有乘桴浮于海十二賦記序各五題跋十自崇陽與許崧老及

吳元中諸公書

紹興元年辛亥

公年四十九三月除提舉杭州洞霄宮九月復資政殿大學士是年有汀州均慶院轉輪藏記福州天寧寺松風堂記甌粵銘編次及唐朝諸將兩卷且有序跋及溫泉絕句至止戈堂詩二十餘篇

二年壬午

公年五十正月十六日次子房下孫秦生二月八日除觀文殿學士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湖東路兵馬鈐轄續有旨荆東西依舊為荆湖南北路湖南依舊潭州置帥以公兼本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公力具辭有辯詢等奏狀閏四月七日内侍撫問二十四日開司五月六日起行公始入湖南境即措置招捕群盜彈壓曾成七萬餘人出界降步諒二萬餘衆又降王進破王俊及其餘群盜以次討定凡五萬餘境內遂安流移歸業上

章丐祠未報間以諸路帶宣撫者並罷止帶湖南安撫使

三年癸丑

公年五十一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即由醴陵道江南訪武夷如長樂時有宣撫荆廣記二十卷及自蒙恩除宣撫至水口泛舟如長樂等詩四十篇

四年甲寅

公年五十二七月十三日公第三子房下孫升生十月虜人窺伺承楚上親總六師往臨大江公具

捍禦三策以獻十一月六日得旨以公所陳皆今日急務付三省察院措置施行降詔獎諭有忠貫神明慮先著蔡料敵于千里制勝之外制勝于三策之間等語又具稟目與時相條具捍禦金寇事宜是年有桂齋上梁文及荔枝後賦序諸作

五年乙卯

公年五十三正月詔詢邊防利害公條具以聞二月復觀文殿大學士七月降親筆褒諭詔有首陳三策遠投却敵之機繼上六條大闡經邦之略精

忠許國誠節表時雖在燕間之中不忘開濟之事等語公立碑其記以誌之于是併以三朝所賜宸翰摹勒上石十月六日除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公自湖外歸迨今三年有自天寧遷居東報國寺至次韻丹霞本老見示拂子詩百餘篇六年丙辰

公年五十四正月召赴行在二月三日兼奉路營田大使二十四日到國門凡三對所進呈劄子凡二十事又有繳進靖康間奉迎錄劄子三月六日

送史館公既陛辭因具劄子極論所以進兵者四月一日至洪州六月己巳地震詔求直言公應詔奏陳八事七月二十日子申之生十月偽虜入寇有論擊賊及奏陳防秋利害劄子降詔獎諭

七年丁巳

公年五十五正月以公賑濟飢民招還流亡降詔獎諭公以防冬無虞疆場寧謐丐祠未報間會左司諫議陳公輔乞出以靖康間士庶伏闕為人所誣為鼓唱至今猶未辨雪為言公再上章丐祠謂

臣當時遭謗尤甚雖嘗蒙淵聖皇帝降詔宣示四方而仇怨至今以之藉口詔不允訓辭有且伏闕之往事皆不根之浮辭非邪議以用卿斷由朕志守夙心而自信無恤人言之語車駕將幸建康有乞益脩戰守之備劄子二月報道君太上皇帝升遐寧德上倦有乞推廣孝思益脩軍政劄子二十七日車駕進發有論建中興之功舉直言極諫之士乞不必遠召將帥劄子四月十六日以公典藩踰年民安盜息特轉金紫光祿大夫五月二十二

日長子房下孫晉生八月聞鄺瓊叛逆有論淮西  
軍變劄子九月以到任以來賑濟飢民招填軍額  
建置營房脩築城池繕治器甲增修官府狷置官  
庫催發錢糧招捕盜賊等事釐為六狀繳申弓祠  
十三日有旨以公奏陳淮西事宜切中事机降詔  
獎諭時張公俊既罷相而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  
以為比公以為非是遂具劄子奏陳利害又聞車  
駕有幸平江之意因併言其不可明堂恩加食邑  
公之子有未官者乃先以恩命奏補姪琳之駐蹕

之謀既審有車駕不宜輕動劄子十一月除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聞除李端明光為代公為書具言  
措置次第公在江西有制置江右錄二十卷有贈  
羅偉政奉議至次韵徐顯謨中冬教閱詩及題跋  
十數篇

八年戊午

公年五十六正月還次長樂是冬王公論使虜有  
論使事劄子是歲置義莊于邵武  
九年己未

附錄  
公年五十七二月除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潭  
州凡三上章力以疾辭四月十三日依舊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公歸自豫章詩文絕少僅有數篇公  
之仲弟雖自吏部員外郎除芸閣持憲浙東以與  
公別久有請于朝乞因巡歷來閩省公款曲再旬  
實是年冬公有送行詩蓋絕筆也

十年庚申

公年五十八正月十一日中使徐珣傳宣撫問十  
五日公薨初公叔弟校書公博學多識公所以期

待者甚遠入館未几不幸早世公悼恨未已適上  
元具祭撫几號慟倉卒感疾即薨于枵嚴精舍遷  
特進致仕特贈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奏補一子四  
孫外其五夫人請于朝授公之姪鼎之從侄昌之  
母舅 彥舉甥周伯駿外孫黃同寅從公素志也  
又命公弟自浙東憲移閩部以營襄奉十二月十  
四葬于福州懷安縣桐口大家山之原後四年癸  
亥以長子儀之陞朝遇郊祀恩贈太保又三年丙  
寅再贈太傅



梁溪先生年譜

宋丞相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師謚忠定李公行狀上  
宋丞相故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隴西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贈太師謚忠  
定李公行狀

曾祖諱僧護故贈太保曾祖母廖氏成國夫人龔

氏茂國夫人盧氏昭國夫人

祖諱廣故贈太保祖母黃氏秦國夫人饒氏魏國

夫人

父諱夔故任中大夫充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追封

衛國公母吳氏韓國夫人

邵武軍邵武縣八龍鄉慶親里李綱年五十八

公字伯紀其先系世出有唐有以宗室為建州刺史  
者卒官因家焉皇朝太平興國四年折建州置軍武  
軍故今為邵武人曾大父大父隱德不仕行義為鄉  
間所宗先衛公以進士起家為時名卿妣韓國夫人  
處州龍泉人賢德懿範中外所仰事具龜山楊先生  
所撰墓誌銘公形神俱清器識絕人自幼有大志舉

動必于規矩法度見者知其必將名世年十有四從先衛公官延安時夏人入寇圍城甚急舊法邊城被圍乘城者以日計功僚屬子弟皆登城莫賞公獨不從然時、騎遠城上示無所畏寇退朝廷以言者謂濫賞報罷家以是媿公將冠丁韓國夫人憂廬毘陵錫山瑩次凡三年哀感閭里手植松柏數十萬處畫規摹他人莫擬父執見之謂人曰吾畏李君旣寇補國子監生第一先衛公之入上庠也名在第一而公繼之每試必上列聲稱藉甚舉進士未第以先衛公

遇郊祀恩補假將仕郎附試貢士復首送屬聞暮親之喪友人貽書謂道路之傳蓋不的勉試春官以慰望公不可調將仕郎真州司法叅軍政和二年上舍及第傳臚之日徽帝顧問再三特旨升甲改合入官授承務郎充相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四年召除行國子正十二月對便殿除尚書考功員外郎五年謁告迎先衛公于霅川有旨除先衛公提舉醴泉觀以便就養九月還闕特除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旣入臺嘗因曠事進對先衛公亦以是日朝

見徽帝顧公曰卿父子同日造朝搢紳榮事未几以  
論內侍建節及宰相任用堂後官入朝以笏擊其下  
凡三事忤權貴罷言職公之在臺才一月耳十一月  
除尚書北部員外郎六年轉致事郎七年差充禮部  
貢院叅詳官八年四月復召對五月除太常少卿八  
月出朝陵寢未還闕除起居郎十二月兼國史編修  
官宣和元年同知貢舉六月京師大水徽帝降詔遣  
使所以憂勞者甚至而在位者乃寂不聞有發憤納  
忠之人公獨異之懷不自已奏疏論列謂變異不虛

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禦必有涓復之策臣有  
已見急切利害事須面奏乞許臣因侍立次直前奏  
事翌日宰執班退傳旨閣門令公尤退更不侍立公  
因奏便宜大事且上章待罪有旨所論不當送吏部  
與監當授承務郎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先是父友故  
贈諫議大夫了齋陳公瓘識公之幼每謂人曰李公  
有子了齋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欲求天下  
奇士以此道付之方是時人皆以公為鳳鳴朝陽了  
齋聞之以書致先衛公曰伯紀所言天下有為非之

者乎天下莫有非之者則其言也時矣使不當其可  
天下豈有不非之者乎積誨有自可以百拜為壽而  
遠莫能也公既來沙陽日所居僧舍曰寓軒職事之  
餘閱藏教于其間時了齋以書至且為公引狄梁公  
李文靖王文正前言往行謂之以言曰疑、梁公疇  
克與對文靖文正輔世無悔誰者嗣之願公纏綿乎  
筌筏之外羸壯不同事趣舍不同業安敢以同我者  
為是而忘盡忠之告歟時故右文殿修撰羅公疇方  
家居嘗以書至了齋道與公從遊之適了齋報書曰

吾儕老矣寓軒之人嘗發妙旨于瑩篋舉世傾耳以  
需其再鼓今乃欲韜紆袖手以適吾儕羸之社若許  
其來而不拒則是私乎適已而以天下為非我事也  
其為一時名德推與愛重如此其後公兩在廟堂所  
為所守天下想聞風采蓋不負了齋所期矣二年六  
月復承事郎十月復本等差遣三年磨勘轉宣教郎  
公歸膝下五月先衛公感疾不起公哀暮不自勝八  
月合葬先衛公韓國夫人之塋了齋方謫居山陽以  
文致祭其末云孟仲叔季咸遵誨飭論水者誰其動

也力不苟不許孰曰不然許其為之嚴父之賢識者  
謂了齋所許與父子之間不遺餘力矣喪既除六年  
差權發遣秀州永赴間七年三月除太常少卿六月  
到闕是冬金人敗盟邊報狎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  
守惟日謀避狄之計歲暮賊馬逼近始遣李鄴奉使  
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為開  
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無策先是詔求直言有旨  
召侍從之臣聚議各具所見以聞公上封事大略以  
謂當今禦戎之急務要須治其本源敵乃可制杜牧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者誠為知言所謂治其本源者  
其說有五一日正己以收人心二日聽言以收士用  
三日蓄財穀以足軍儲四日審號令以尊國勢五日  
施惠澤以弭民怨又陳捍敵之十策時建牧之命既  
下公素與故相吳公敏厚善敏時為給事中夜過其  
家謂敏曰事急矣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  
乎東宮恭儉之德聞于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  
之為牧非也巨盜猖獗如此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  
天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

附錄  
為職曷不非時請對為上極言之敏曰監國可乎公  
曰不可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號不足以復邦  
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  
惑公言萬有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退過師宗社底  
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忘  
身殉國心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  
下果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徽宗曰何以  
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君陛下也必有  
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于此徽帝感悟歎息敏

因言李某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公赴都堂稟議託  
隨宰執至文字庫祇候引對實十二月二十三日公  
具劄子大畧以謂皇太子監國特國家閑暇之典禮  
如此今大敵入寇天下震動安危存亡在呼吸間而  
用平時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稟命則不威  
專命則不孝何以號召天下率勵豪傑期成功于萬  
分之一哉胡不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保守宗  
社收將士心以死捍賊如臣之計天下可保在此一  
舉仍刺臂血書之其日徽帝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

敏等對至日晡時內禫之議已決公不得復對二十四日孝慈淵聖皇帝即位詔有司詞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公在太常條具以聞二十六日上寶封言事大略以謂方今夷狄憑陵中國勢弱姦邪充斥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適當斯時得不上應天心下順人欲外攘夷狄侵中國之勢尊內誅姦邪使君子之道長以副道君太上皇帝所以付托之意二十八日召對延和殿淵聖迎謂公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為

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公叙謝託因奏曰今金寇來擊雖為可畏然聞有內禫之事勢必退縮請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二也當盡以予之以示大信不足惜增欲歲弊三也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弊增于大遼者两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弊當減國家諱示和好不校貨財如姑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當量力以與之欲求割地五也則祖宗之地

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留神于此  
數者執之堅無為浮議所搖可無後艱淵聖嘉納二  
十九日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五月三日充行營司  
叅謀官蓋幹离不之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  
鼓道君太上皇帝東幸宮闈相續以行侍從百官往  
往潜遁四日公待對班于庭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  
欲奉鑾輿出狩襄鄧間公思之以為不可遣遇知東  
上閤門事朱孝莊于殿廷間語之曰有急切事欲與  
宰執廷辯公能奏取旨呼孝莊曰宰執未退而從官

求對前此無公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即具  
奏對得旨奏對公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  
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  
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淵聖默然太宰  
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公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  
城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將何之若能  
率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淵  
聖顧宰執曰策將安出宰執默然公進曰今日之計  
莫若整齷軍馬揚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



勤王之師淵聖曰誰可將者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  
崇養大臣蓋將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  
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撫馭將士以抗敵  
鋒乃其職也時中慈甚厲聲曰李某莫能將兵出戰  
否公曰陛下不以臣為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淵聖  
問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尚書右丞闕淵聖曰  
李某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公致謝且叙方時艱難  
不敢辭之意宰執猶以去計勸淵聖有旨命公為東  
京留守公為淵聖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

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于賊手累年然後  
僅能復之范祖禹以謂其失在于不能堅守以待勤  
王之師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  
可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于淵車駕  
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補于事伏乞細思  
淵聖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  
行陛下豈可留此淵聖色變降旨曰卿等毋留朕  
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留此公泣拜俯  
伏淵聖前以死邀之會燕趙二王至亦以固守為然

淵聖意頗定即取紙御書可回二字用寶俾中復追  
還中宮國公因顧公曰卿留朕治兵禦寇專以委卿  
不啻稍有疎虞公皇恐再拜受命是夕宿于尚書省  
遣中使令宰執供軍令狀詰旦決行五日公自尚書  
省趨朝道路紛々復傳有南狩之事太廟神主已出  
寓太常寺矣至祥曦殿則禁衛皆擐甲乘輿服御皆  
已陳列六宮襍被皆將升車矣公遑遽無策因厲聲  
謂禁衛皆呼曰願以死守宗社不居此將安之公因  
拉殿帥王宗濂等入見曰陛下昨夕已許臣留今復

戒行何也且六軍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  
有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為衛且虜騎已逼彼知乘  
輿之去未遠健馬疾追何以禦之淵聖感悟始命輟  
行公謂宰執曰敢有異議者斬因出祥曦殿傳旨宣  
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其聲震地復入勸淵聖御樓  
以見將士淵聖可之駕登宣德門宣執百官將士班  
樓前起居復降步輦勞門將士公與吳敏撰數十語  
叙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  
閣門官宣讀每讀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

流涕于是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公為親征行營使一切許以便宜從事自車駕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屬不與焉凡防守之具無不畢備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為前後左右中軍八千人日肄習之以前軍居東水門外護延豐倉有粟豆四十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以後軍居東門外占樊家岡使賊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

粗畢而賊馬已抵城下是少攻西水門公臨城捍禦斬獲百餘人自初夜防守達旦始保無虞翌日賊攻酸棗封邱門公慮城上兵卒不足用乞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傳旨如所乞賊渡濠以雲梯攻城公命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公登城督戰激勵將士人皆賁勇近者以手砲槓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強弩射之又遠者以牀子弩座砲及之而金賊有乘機渡濠而溺者有登梯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甚衆又令壯士數百人縋城而下燒賊雲梯數十座斬

附錄  
獲酋首十餘級皆耳有金環淵聖遣中使勞問降親  
筆褒諭有公畧之志朕記于心及公悉心捍禦朕皆  
知之等語特給內庫酒銀絹等以頒將士人皆歡呼  
自邠至申末間殺賊數千人賊知城守有備不可以  
攻乃退師因遣使隨李鄴請和抵城下已昏堅欲入  
城公傳令輒開門者斬竟俟天明乃入寶初十日也  
淵聖御崇政殿引入使對出幹离不書進呈道所以  
舉師犯中國之意聞上內禪願復講和乞遣大臣赴  
軍前議所以和者公因請行淵聖不許曰卿方治兵

不可命李稅奉使鄭望之高世則副之宰執退公留  
身問所以不遣之旨淵聖曰卿性剛不可以往公對  
曰今虜氣方銳吾大方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  
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  
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稅等柔懦而悞國事也因為  
淵聖反覆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淵  
聖頗以為然李稅是日至軍中果辱命北面再拜膝  
行而前金人出事目一紀付稅等達朝廷稅唯不能  
措一辭金人笑之曰此一婦人女子耳自是有輕

附錄  
朝廷心十一日稅至自軍前宰執同對于崇政殿進  
呈金人所須事目須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絲  
一百萬匹馬駝騾驢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為伯  
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  
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且道其語宰執  
震恐欲如其數悉予之公引前議力爭以謂尊稱及  
歸朝官如其所欲固無害犒師金幣所索太多當量  
予之太原中山河間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  
郡地塘灤險阻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宗

順宗僖宗三祖陵寢所在子孫柰何與人至于遣質  
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為今日計莫若擇使與之  
往返熟議道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令有司會計  
所有續具報宿留數目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  
勢不能久留雖所得不滿意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  
以重兵出衛之彼且不敢輕中國其和可久也宰執  
皆不以為然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  
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也淵聖為群議所惑  
凡爭踰兩時無一人助公言者公自度力不能勝衆

說因再求去淵聖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兵恐金人歎我此徐議可也公被旨不得不出復前進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取一時之逸不知他日禍付何人能為陛下了此願更審處後悔恐無所及因出至城北壁復回尚冀可以力爭而誓書已行矣所求悉皆予之今上皇帝方在康邸俾同少宰張邦昌為質于金人軍中公無如之何則為之留三鎮詔書戒中書吏以輒發者斬庶几候四方勤王之師集以為後圖而宰執哀聚金銀自乘

與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皆竭取復率之于臣庶之家金僅及三十萬兩銀僅及八百萬兩宰執以金銀之數少惶恐再拜謝罪公獨不罪謝于是王孝迪建議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金銀揭長榜于通衢立限輸官限滿不輸者斬之許奴婢親屬及諸色人告都城大擾限既滿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而民間藏蓄為之一空公奏淵聖曰收簇金銀限滿民力已竭復許告許恐生內變外有大敵而民心變不可不慮淵聖曰卿可往收榜歸行營使移牒

王孝迪照會人情乃安自十五日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自數萬人公為于四壁置統制官招集之至十七八間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金人于鄭州南門外乘擊之殺獲甚衆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自京城以來南民始莫居矣二十日种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公奏淵聖曰勤王之師集者漸衆兵家忌分節制歸一乃克有濟願令師道平仲等聽臣節制而宰執間有密建白以為不可者于是別置宣撫司以師道簽書樞密院事充河北河東京畿

宣撫使以平仲為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及四方勤王之師並隸宣撫司都統制應西兵又撥前後軍之在城外者屬之而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淵聖屢申飭兩司不得侵紊節制既分不相統一宣撫司所欲行者託以機密往、不復關報公私憂之自議和誓書既行之後金人益肆需索無所忌憚凡勤王之師既集西兵將帥日至淵聖意方壯而又聞金人擄掠城北屠戮如故城外墳墓殯殮發掘殆盡始赫然有用兵之意公贊淵聖曰易以謙之上六稱

利用行師征邑國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蓋謙之極非利用行師不足以濟功師之成非戒用  
小人不足以保治今陛下之于金人屈已講好其謙  
極矣而金人貪婪無厭悖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  
然功成之後願陛下以用小人為戒使金人有所怨  
割不敢有窺中國之心當數十年無夷狄之禍不然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憂未艾也二十七日公與李邦  
彥吳敏種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于福寧殿議所  
以用兵者公奏淵聖曰金人之兵將其實數不過六

萬人又大半皆奚契丹渤海雜種其精兵不過三萬  
人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之彼  
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于檻穽中當以計取  
之不可以角一旦之力為今之計莫若扼河澤絕糧  
道禁抄掠分兵以復幾北諸邑候彼游騎出則擊之  
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因七國者  
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  
縱其歸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淵聖意深以  
為然眾議亦允期即分遣兵以二月六日舉事約已



定而姚平仲者古之子屢立戰功在道君朝為童貫所抑未嘗朝見至是淵聖以其驍勇召對內殿賜予甚厚平仲武人志得氣滿勇而寡謀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于二月一日夜親率步騎萬人以劫金人之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取今上皇帝以歸雖种師道宿城中不知也公時以疾給假卧行營司夜半淵聖遣中使降親筆曰平仲已舉事決成大功卿可將行營司兵出封邱門為之應援公具劄子辭以疾且非素約兵不預脩斯須之間中使三至責以軍令不

得已力疾分命諸將解范瓊王師古等圍斬獲甚衆復令中軍公親卒將士以神臂弓射却之是夜宿于城外而平仲者一夕劫寨為虜所覺殺傷相當所折者不過十餘人既不得所欲即恐懼遁去宰執臺諫闕然謂西兵勤王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皆為金人所殲無復存者淵聖震恐有詔不得進兵而幹離不遣使以謂用兵特將帥所為不出上意請再和李邦彥于淵聖前語使人曰用兵乃大臣李某與姚平仲結約非朝廷意僉議欲縛公以予之使人反以為不

可遂罷公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總兵蔡懋會計行營使兵所失才百餘人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外餘並無故乃知朝廷前所聞之非是夕淵聖賜親筆慰勞且令吳敏宣諭將復用之意公感泣謝恩方欲丐歸田廬而太學生陳東與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公及師道之無罪不當罷軍民間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填塞馳道街巷呼聲震地昇登聞鼓于東華門擊破之軍民必欲見公及師道乃去于是淵聖遣中使召公及師道入對公聞命惶

懼固辭不敢行而宣召絡繹不得已入見淵聖于福寧殿問子中公泣拜請死淵聖亦泣有旨復公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公固辭淵聖不允俾出東華門至右掖門一帶安撫軍民公稟聖旨宣諭乃稍散去再對于福寧殿淵聖命公復節制勤王之師先放遣民兵蓋不復有用兵意也所留三鎮詔書公既罷乃遣宇文虛中齎金人軍中是夕公宿于咸豐門以金人進兵門外治攻具故也先是蔡懋號令將士金人近城不得輒施放有引砲及發林子弩者皆

杖之將士憤怒公既登城令施放自便能中賊者厚賞之夜發霹靂砲以擊賊軍皆驚呼翌日薄城射却之乃退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邱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鎮之詔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弊數足遣使告辭初十日遂退師十三日宰執對延和殿公奏淵聖曰澶淵之後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更遣重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退師今三日矣盍遣大兵用澶淵故事護送之宰執皆以為太早公固請之淵聖以公言為然可其請是日

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則擊之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既衆驅擄婦女不可勝計意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士踴躍以行十四日除知樞密院事封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十七日澤州奏黏罕既破忻州代州圍太原陷威勝軍入南北関陷隆德府遂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執咎公盡遣城下兵以追幹离不之師將無以支吾公曰幹离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黏罕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決無他

虞而執政中有密啟淵聖者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島不之師于邢趙間相去二十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公聞之于淵聖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進猶與金人相及于滹池河然相士知朝廷之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遙護之而已于是金人復旁出抄掠及深祁息異間其去殊遠緩而黏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公言乃命師道為河東燕北宣撫使駐滑州而以姚古為制置

使搃兵以援太原神師中為制置使搃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先是公乞力守三鎮不可割之議朝廷僉議以租賦歸之求保祖宗之地故也三月詔以道君回鑿命門下侍郎趙野為奉迎使初恭謝行宮所以都城圍閉止絕東南遞角又止東南勤王之師又令綱運于所在卸納泗州官吏以聞朝廷不以為然道路籍籍且言有他故道君還次南都欲詣亳州上清宮燒香及取便道如西都淵聖憂之每有御書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當居禁中出

入正門又批吳敏李某令一人來莫曉聖意公奏淵聖曰所以欲臣及吳敏來無他欲知朝廷事耳吳敏不可去陛下左右臣願前奉迎如蒙道君賜對臣且圍城以來事宜以釋兩宮之疑決無他慮淵聖初不許公力請之乃聽即令齋御書達道君行宮既次陳留縣秋口遇道君太上皇后船公幄前奏事朝廷見以擷景園為龍德宮奉道君太上皇后蓋遵稟道君十二月二十三日聖旨指揮道君太上皇后曰已得旨令居禁中公對曰天下大義惟禮與情欲其通

而禮所以節文之以皇帝聖孝陛下聖慈母子之情豈復有間但稽之三從之義道君居龍德宮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禮有所未安朝廷討論但欲合于典禮以慰天下之望兩宮安則天下安矣道君太上皇后曰朝廷須是措置令是則得公拜辭登岍復傳教旨曰相公所論甚有理公以前語具劄子奏且云道君太上皇后已有許居龍德宮意願一切不示疑阻以昭聖考抵南都道君御幄殿公升殿奏事具道淵聖皇帝聖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道君泣數行下曰

皇帝仁孝天下所知且獎諭曰都城守禦宗社再安相公之力為多公因出劄子乞道君早回鑾輿不須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道君慰勞再四因曰相公頗為史官緣何事去公對曰臣昨任左史得侍清光者凡一年以狂妄論列都城水災伏蒙聖恩寬宥斧鉞之誅迄今感戴道君曰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公跪謝因奏曰臣昨論水災實偶有所見天地之變各以類應正為今日兵革攻圍之兆災異變故譬猶一人之身病在五臟則發于氣色形于脉息善醫者

能知之所以聖人觀變于天地而脩其在我者故能制治保邦而無見亂之憂也道君以為然因詢虜騎攻圍都城守禦次第公具以實對道君復曰賊既退師方渡河時何不邀擊公曰朝廷以肅王在金人軍中故不許道君曰為宗社計豈復論此公于是竊歎道君天度之不可及也語既浹洽道君因宣諭行宮止遞角等三事只緣都城已受圍恐為金人所得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公奏曰方艱危時兩宮隔絕彼此不相知雖朝廷應副行宮事亦不容無不至者在

聖度照之而已道君因詢朝廷近事如追贈司馬光及毀拆夾城等凡二十餘事公逐一解釋復奏曰皇帝小心仁孝惟恐一有不當道君太上皇帝意者每得御批詰問輒憂懼不進膳臣竊譬之人家尊長出而以家事付之子弟偶遇強盜劫掠須當隨宜措置為尊長者正當以能保田園大計慰勞之不當問其細故今皇帝傳位之初陛下巡幸遠當大敵入寇為宗社計政事不得不小有變革今宗社無虞四方以寧陛下回鑾臣以謂宜有大慰安皇帝之心者其

他細故一切勿問可也道君感悟曰公言極是朕只緣性快問後即便無事因出內玉帶金魚袋古象簡賜公曰行宮人得公來皆喜以此慰其意便可佩服公固辭不允因服之以謝宣諭曰本欲往亳州太清宮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路以皇帝懇請之勤已降指揮更不戒行公先歸達此意安慰皇帝因袖中出書付公仍宣諭曰公輔助皇帝扞賊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書青史垂名萬世公感泣再拜受命辭訖即行先具劄子以所得道

君聖語奏知淵聖批答曰覽卿來奏知奏對之語忠義煥然朕甚嘉之二十五日還抵闕下進呈道君御書具道所以問答之語淵聖嘉勞久之二十七日宰執進呈車駕出郊迎奉道君儀注耿南仲建議欲盡屏道君左右內侍出榜行宮門敢留者斬先遣人搜索然後車駕進見公以為不必如此示之以疑南仲曰惑之者疑之也古人于疑有所不免公曰古人雖不免于疑然貴于有所決斷故書有稽疑易曰以斷天下之疑倘疑情不解如所謂窳鈇者則為患不細

南仲紛、不已公奏曰天下之理誠與明疑與闇而已誠則明、則愈誠自誠與明推之可至于堯舜疑則必闇、則愈疑自疑與闇推之其患至有不可勝言耿南仲當以堯舜之道輔陛下而其人闇而多疑所言不足深採上笑之南仲怫然怒甚既退再召對于睿思殿南仲忽起奏曰臣適遇左司諫陳公輔于對班中公輔乃二月五日為李某結士民伏闕者豈可處諫議乞送御史臺根治上及宰相皆愕然公奏曰臣適與南仲辨論于延和殿實為國事非有私意



而南仲銜臣之言故有此奏伏闕之事陛下素所鑒  
察臣不敢復有所辨今南仲之言如此臣豈敢留願  
以公輔事送有司臣得乞身待罪上笑曰伏闕士庶  
以億萬計如何結約朕所知卿不須如此南仲猶不  
已公因再拜辭上而出不復歸府入劄子求去章凡  
十餘上皆批答封還不允道君皇帝以三日入國門  
公扈從朝于龍德宮訖復上章懇請求罷和樞密院  
事并繳進劄子以謂今日朝廷方禍亂救寧之初正  
當以別白是非為先廟堂之上是非不明何況天下

若以南仲之言為是朝廷自當付之有司根治黨與  
誠果有之臣則首當在誅夷之列若以南仲之言為  
非則當明告中外洞然曉知使臣不受黯闇之謗臣  
之于此豈得不便辨必若朝廷重惜大體欲兩全之  
莫若與臣一宮祠使歸田里上降手詔數百言不允  
有曰廼者虜在近郊士庶伏闕一朝倉猝衆數十萬  
忠憤所激不謀同辭此豈人力也哉不悅者造言何  
所不可故卿不自安殊不知朕深諒卿之不預知也  
復令徐處仁吳敏諭旨又召至內殿面加慰諭且曰

賊馬方退正賴卿協濟艱難前事不足介懷宜為朕少留辭意懇惻公不得已就職虜騎出境公具奏乞用富弼守禦二策分兵控扼要害之地又乞脩邊備防秋仍用李邈措置塘灤水櫃等事批答依奏又具劄子乞措置三鎮及詔在廷之臣集議擇其所長而施行之于是條具所以脩邊禦敵者凡八事其一謂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又分兵濱棣德薄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其二謂河北河東保甲宜專遣使團結訓練令各置器甲為收掌用印給之

蠲免租賦以償其直三謂復祖宗監牧之制其四謂河北塘灤不復開濬又自安肅廣信以抵西山益增廣宜專遣使以督治之其五謂河北河東州縣城池皆當築城民有所恃而安其六謂河北河東州縣經賊馬殘破蹂踐去處宜優免租賦以賑卹之其七謂宜復祖宗加糧草鈔法一切以現緡走商賈而實塞下其八謂復祖宗解鹽舊制淵聖俾宰執同議而其間所論異同公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防邊禦寇之

策置而不問公切憂之惟兵事樞密院可以專行乃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議淵聖前以謂今秋虜必再至宜詔天下起兵防秋為扞禦之計且將上得旨頒行然後閔三省其間猶有以為不須如此者公又乞降旨在京許監察御史以上在外監司郡守帥臣各荐才武智略大小使臣樞密院籍記姓名量才錄用淵聖從之二十四日以覃恩轉太守大夫吳敏建議欲置詳議司檢詳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當改革者次第施行之詔以公為提舉官命既行為南仲沮止

公奏淵聖曰陛下即大位于國家艱危之時宜一新政事朝廷玩愒未聞有所變革近欲置司討論尋復罷之今邊事方棘調度不給前日爵祿冒濫耗蠹邦財者宜相裁抑以足國用淵聖以為然委公條具以聞公上三十餘事謂使至遙郡刺史祖宗本以待勳臣今皆以戚里恩澤得之除邊功外宜悉換授守衛官以抑其濫又三省堂吏祖宗時轉官正于正郎崇觀間始許轉至奉中大夫今宜復祖宗之制餘皆類此淵聖深然之降付三省已而揭榜通衢曰知樞密

院李某陳請裁減下項又榜東華門曰守禦使司給  
諸軍卸甲錢多寡不均御前特再行等第支給而守  
禦使司初未嘗給卸甲錢也公聞之驚駭徐詢所以  
乃執政間有密白淵聖以公得都城軍民之心欲以  
此離散之心公始憂懼不知死所矣方欲丐罷五月  
初會守禦使司補進武副尉二人具狀奏知淵聖批  
出有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大臣專權浸不可長之語  
公惶懼于淵聖辨明日始親征行營及守禦使司得  
旨一切以便宜行給空名文武告勅宣帖等三千餘

道自置司以來用過三十一道而已此二人乃齋御  
書蠟書至太原當時約以得回報即與補授故今以  
名帖補訖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且叙孤危之蹤  
為人所中傷者非一願罷職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  
聖溫顏慰諭以謂偶批及此非有他意公待罪丐去  
章十餘上皆批荅不允遣使宣押歸府公翌日又見  
淵聖曰人主之用人疑則當勿任則當勿疑而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陛下惑于人言于臣不能  
無疑又不令臣得去不知聖意何在淵聖安慰久之

公自此多在告日欲去而未能會种師中歿于軍前師道以病告歸執政有密是議以公為宣撫使代師道者初黏罕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堅壁固守黏罕屯兵圍之悉破諸縣為鑲城法以困太原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既南北閔累出兵互有勝負然本能解太原之圍于是詔种師中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金人乘間衝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

吏告不足而罷士皆憤怒相與散去師中為流天所中死之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丐罷淵聖納議者之說決意用公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日召對諭所以欲遣行者公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使為大師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淵聖不許即命尚書省出勅令面受公奏曰藉臣不量力為陛下行亦須擇日受勅今拜大將如召小兒可乎淵聖乃許別日受公退師即移疾乞致仕力陳不可為大帥且云

此必有諫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之並批答不  
允且督令受命于是臺諫相繼上言公不當去朝廷  
淵聖皆以為大臣游說斥去之乃無敢言者或謂公  
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為邊無事乃能緣  
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公堅卧不起讒者並得以  
行其說上且怒將有杜之賜柰何公感其言且起受  
命淵聖錄裴度傳以賜公入劄子具道吳元濟以區  
區環蔡之地抗唐室與金人強弱固不相侔而臣曾  
不足以望裴度萬分之一且言寇攘外患有可掃除

之理而小人在朝蠹害本根浸長難去其患有不可  
勝言者謂宜留神照察在於攘逐戎狄之先朝廷既  
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捍禦外患者有不難也今取裴  
度諭元稹魏洪簡章疏節其要語輒塵天聰淵聖優  
詔寵答宣撫司得兵二萬人分為五軍時勝捷兵叛  
于河北遣左軍往招撫之又遣右軍屬宣撫副使劉  
韜又以解潛為制置副使代姚古以折彥質為河東  
幹當公事與潛治兵于隆德府宣撫司見兵實有萬  
二千人所得銀絹才二十萬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

行而庶事未辦集乞量展行期淵聖批曰遷延不行  
豈非拒命公惶懼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  
下前以臣為擅權令今以臣為拒命方以大帥解重  
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無乃不可願并罷樞筦  
之任乞骸骨以歸田里淵聖趣召數四公入見具道  
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祇以二月五日  
士庶伏闕事今奉命出便無緣復望清光淵聖驚曰  
卿止為朕巡邊便可還闕公曰臣之行無有復還之  
昔范仲淹自叅知政事出安撫西邊過鄭州見呂夷

簡語暫出之意夷簡曰叅政豈復可還其後果然今  
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臣既行之後無沮難無讒謗  
無錢糧不足之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有一朝  
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所為即須告陛下求代  
罷去陛下亦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頗感動  
乃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錫燕于紫宸殿又賜御筵  
于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公犒軍訖號令將士斬祥  
將焦安節以徇初安節隸姚古帳下在威勝軍虛傳  
賊馬且至安節鼓扇眾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

遁去于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  
從姚古還聞公名斬之人皆以為當翌日進師以七  
月初抵河陽入劄子以畿邑汜水開西都河陽皆形  
勝之地城壁頽圯當治脩治今雖曉然併力為之尚  
及也又因望拜諸陵具奏曰臣摠師道出鞏洛望拜  
陵寢潛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垂二百年聖  
傳授以至陛下適值艱難之秋內侵中國勢弱此誠  
陛下嘗瞻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深考祖宗之法一  
二惟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善論言為足信

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  
圖中國之興上以慰安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  
之所依賴天下幸甚相公陛辭日為上道唐恪聶山  
之為人陛下信任之篤直誤國故于此申言之上批  
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脩整  
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侈禁士卒不得擾民有  
趕奪婦人釵子者立斬以狗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  
亡捕獲皆斬以故軍律嚴肅無敢犯者公嘗以為步  
不勝騎、不勝車于是造車千餘輛日肄習之俟防



秋之兵集以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公上疏力爭大畧以謂今河北賊馬出沒並邊語郡塞柵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決須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輒不自揆措畫降詔團結防秋之兵不過十萬人使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賊馬渡河之警乎臣被旨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几朝廷已盡改前日詔書所團結之半罷去大半若以謂太原之圍賊馬不多不攻自解則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

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日皆潰後未嘗有所傷  
匈奴不知何以必其數之不多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  
危急乞兵皆以三五萬為言而半年以來未有一人  
一騎可以副某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若必  
以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  
任此責陛下胡不遣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為  
北援也末報間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  
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疎  
虞二則一歲之間再令起兵又再止之恐無以示四

方大信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竟不報淵聖日以御批促解太原之圍而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幹當公事都統制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公奏淵聖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公極為淵聖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荐為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賊

而朝廷之議變矣初賊騎既出境即遣王雲曹曠使金人軍中議以三鎮兵民不肯割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至是遣回有許意其實以款我師非誠言也朝廷信之耿南仲唐恪尤主其議意謂非歸租賦則割地以賂之和議可以決成乃詔宣撫司不得輕易進兵而和議之使紛然于路矣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四等吳敏復以內禪事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竊歎曰事亡可為者矣因入表劄奏狀丐罷初唐恪

附錄  
謀出公于外則處仁敏翰可以計去之數人者去則  
公亦不能留也至是皆如其策章數上猶降詔批答  
不允公具奏道所以才能不勝任者且得昏憤之疾  
不罷決誤國并叙曩日榻前之語于是淵聖命种師  
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召公赴  
闕且俾沿河巡視防守之具公連上章乞罷知樞密  
院事守本官致仕九月初交割宣撫司一切職事與  
折彥質公行至封邱縣十八日除觀文殿學士知揚  
州具奏辭免不敢當且上疏言所以力丐罷去者非

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  
始宣撫司得兵若干并防秋人兵若干今屯駐某處  
皆不曾用始朝廷應副銀絹計錢若干又御前降到  
數目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  
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  
者謂臣喪師費則惟在陛下遣使覈實雖臣自以不  
才丐罷願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禦金人狡獪  
謀慮不淺和議不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  
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冒死以聞既

而言者果謂公主專戰議喪師費財于是自落職提  
舉亳州明道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  
又以公上疏辨論謂退有後言再謫寧江

梁溪先生文集附錄年譜終

